

俞敏语言学思想研究

黄海英 著



俞敏语言学思想研究

黄海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俞敏语言学思想研究 / 黄海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161 - 7490 - 6

I. ①俞… II. ①黄…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792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点
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序

海英博士的《俞敏语言学思想研究》一书即将付梓,要我写一篇序。此书是她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稿。海英在2008年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当时,以鲁国尧教授为首的答辩委员会对该篇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对它的修改出版也寄予殷切的期许。海英7年多来一直潜心于此书的修改增补,现在终于下决心持以面世,这个过程的辛苦,除了作者自知,相信读者在读了此书以后也会有相同的体验。

俞敏先生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巨匠。他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沾溉了几代学人,其学术遗产至今在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俞敏先生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中国语言学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他既烂熟于传统经史小学,又精通英、俄、德、日、梵、藏、拉丁等欧、亚、古、今语言,但他既不是纯粹的所谓“章黄学派传人”,也从未挟洋自炫标榜某个门派。对古今中外的语言学理论,他只服膺真理而从不拘执;对海内外的名家,他极尽尊重之道却绝无盲从。他的文章言辞通俗平易却新见迭出,赞同者每每惊异于他的眼光独到,持论精辟,而反对者则嫌憎于他的嬉笑怒骂,锋芒毕露。

对于这样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这样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想,怎样才能使之发扬光大,以推进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荀子·劝学》有云:“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俞敏先生作古已二十年,近之、好之,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他的书。而俞敏先生的书,读起来是不容易的。尽管他的大部分篇章是用通俗口语写成的,但是涉及的内容却很深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汉藏比较、梵汉对音,引用的语言材料,古今中外靡所不包,哪一项都不是轻易可以染指涉足的。

海英就读博士之后,弱肩担重任,勇敢地挑战这一课题,沉浸到了俞敏先生著述的汪洋大海之中,数年之间,将俞敏先生的著述啃了一遍又一遍,

不但熟悉了他的观点、材料、方法,而且对他的据以立论的想法、思路,都揣摩到位,同时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有了整体的了解和定位,因此能够对俞敏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讲到位,对俞敏先生学术思想的内涵和意义讲到位。

20世纪中国语言学界涌现过许多巨匠,即使放到世界范围内,他们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大师。但是从语言学史和语言学思想史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研究,至今还是非常不充分的。比起具体的语言学研究来,语言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一种更为思辨的、更为宏观的研究,它对于语言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语言学家个体的学术思想史,更是至今稀缺的研究。海英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俞敏先生是我的受业恩师,研究总结他的学术思想是我责无旁贷地应当承担的义务。今天看到海英的这本《俞敏语言学思想研究》即将面世,我在惭愧之余,更多的是欣慰。语言学江河之波,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学术之火薪传,必将一代更比一代光明。

向东,序于津门何陋室

2015年10月23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俞敏生平事迹	(1)
第二章 学术精神和治学思想	(6)
第一节 学术精神	(6)
一 敢于批判、力辟新径	(6)
二 勤勉踏实、治学严谨	(10)
三 尊师重学、奖掖后学	(15)
第二节 治学思想	(22)
一 重视比较研究	(22)
二 将语言与社会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	(24)
三 重视“活”语言的研究	(26)
四 重视语言应用研究	(28)
第三章 汉藏比较研究	(30)
第一节 汉藏虚词比较研究	(32)
一 对汉藏虚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	(32)
二 运用汉藏比较来研究古汉语虚词	(38)
第二节 汉藏同源词比较研究	(39)
一 以汉语古韵部为框架寻求汉藏同源词	(40)
二 以汉语韵部为基点对汉藏词汇进行比较研究	(47)
三 运用汉藏比较构拟了上古汉语韵母系统	(50)
四 运用联绵词证汉藏同源	(53)
第三节 将语言研究与社会文化相结合证明汉语与藏语同源	(56)
一 指出历史比较法存在循环论证问题	(57)
二 运用上古史料证汉语和藏语同源	(59)

三 将语言研究与上古史料相互印证	(63)
第四章 梵汉对音研究	(67)
第一节 开创了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某一完整音系的新范式	(69)
一 将梵汉对音的适用对象扩展至一个完整的音系	(69)
二 将个别音类研究与音系研究相结合	(72)
三 开创了研究汉语某一音系的新范式	(73)
第二节 为梵汉特殊对音关系的解释树立了绝佳的范例	(76)
一 梵有汉无的对音现象	(78)
二 梵汉皆有的音出现的特殊对音现象	(80)
三 梵文音节的切分原则	(82)
第三节 全面考证梵汉对音材料	(83)
一 严谨校勘对音材料	(83)
二 明确对音材料的时空性	(89)
三 明确提出早期佛经材料主要源于梵本	(91)
第五章 音韵学研究	(95)
第一节 为古音构拟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	(95)
一 重组三四等的区别在于介音	(96)
二 入声收浊塞尾	(99)
三 阴声韵存在开音节	(101)
四 “至、祭”两部后汉时期存在 -s 尾	(103)
五 闭口韵离析为六部	(107)
第二节 首次提出古汉语存在四种连音变读现象	(108)
第三节 主张谨慎地对待等韵中的语音信息	(113)
一 明确提出音韵学研究不能为等韵所束缚	(113)
二 全面考证了等韵与悉昙的关系	(115)
三 对等韵所反映的语音信息进行了反思	(117)
第六章 训诂学研究	(121)
第一节 将因声求义与因形求义相结合进行训诂研究	(121)
一 对《释名》的研究	(122)
二 对俚俗语源的研究	(124)
第二节 运用因形求义法进行训诂研究	(127)

一 《蔡沈庚说字艸》	(127)
二 《急就微言》	(128)
三 《大盂鼎铭文诂训》	(129)
第三节 运用连音变读进行训诂研究	(129)
第四节 运用汉藏比较进行训诂研究	(133)
第七章 汉语方言研究	(135)
第一节 北京话清入派归四声的研究	(135)
一 社会心理因素	(136)
二 语言内部因素	(138)
第二节 利用方言区际横向系联的方法研究方言	(141)
一 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	(141)
二 北京方言及周边儿化韵的研究	(143)
三 提出现代北京话不是元大都话的直接后代	(145)
四 主张中州音韵保存在山东海边儿上	(148)
五 开创了方言区际横向系联的研究方法	(149)
第八章 汉语语法研究	(153)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153)
一 以北京口语为研究材料	(154)
二 词法研究	(155)
三 句法研究	(166)
第二节 古汉语语法研究	(171)
一 古汉语虚词研究	(172)
二 古汉语形态研究	(181)
三 古汉语句法研究	(191)
附录 1 俞敏语言学著述目录	(194)
附录 2 俞敏校对《梵语千字文》的梵文词	(201)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12)

第一章 俞敏生平事迹

俞敏（1916—1995），字叔迟，中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汉藏比较、梵汉对音、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现代汉语语法和古代汉语语法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1916年11月2日（农历十月初七），俞敏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山阴县桃李村，从其曾祖父开始迁居天津。俞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从小学到中学阶段都就读于天津的“新学书院”，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教师使用英语授课。俞敏上学期间酷爱读书。“新学书院”每周六下午没有课，每隔两周的周三下午也没有课，他就去图书馆看书。有时放学比较早，他也会去看书。他所读的书籍主要是线装书，包括《史记评林》、讲经考史的国学书、围棋书、日文报、笔记小说，等等。俞敏后来说：“到今天我的专业是古汉语，业余爱好是围棋，还是那几年打下的基础哪！”^①

父亲俞人麒先生去世后，因生计所迫，俞敏与母亲、妹妹投靠北京的伯父俞人凤先生。1935年，他考入北大中文系。在北大求学期间，俞敏开始展露语言学方面的才华。当时，沈兼士教授讲授“文字概要”课，他说：“咱们中文系语言文字学方面，每隔几年就出个‘状元’：魏建功是乙丑科状元（1925年毕业），丁声树是壬申科（1931）状元，现在读四年级的周祖谋看来是丙子科（1936）状元。”^②周定一先生（1997）在忆及此事时说：“假若借用沈先生的说法，要推举我们班状元的说法，我推举俞敏。”^③

^① 俞敏：《我和图书馆》，载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8页。

^② 周定一：《纪念俞敏兄》，《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③ 同上。

1937年秋北京大学南迁，俞敏要照顾母亲及妹妹，不能与同学及老师一起转移，只好留在北京。随后他转入辅仁大学继续学习，中间因病休学一年。1940年，俞敏大学毕业，同时考取了燕京大学文学研究院的硕士生。由于他当时在北京五中做兼职老师，按燕京大学的政策不能拿哈佛奖学金，只好延后一年，于1941年入校学习，师从陆志韦和高名凯两位先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也决定南迁。俞敏随后也离开北京，先后在山东鲁南滕县、安徽阜阳以及徐州等地中学任教。他晚年回忆自己艰难求学经历时说：“我那时就像一只蜗牛，非常吃力地从墙脚往墙上爬。每爬到一定高度，便‘啪’地一声，被一阵风打下来。一次又一次……。”^①

尽管俞敏求学之路几经波折，但幸运的是，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这为他读书提供了便利。他后来回忆说：“这几处的书，特别是外文的，讲语言科学的极多。燕大还有看微缩胶片的设备，方便极了。我有些知识是自修的，都靠图书馆。”^②

1946年夏，他跟随北大时的老师魏建功先生赴台北做推行国语工作。在台北时，俞敏任方言调查组的组长。他经常到桃源、新竹一带调查客家方言，曾制作了很多台湾省方言地图，还编过学习“客家话”和“闽南话”的教材。他认为一个国语推行工作者只有掌握对方的语言，才能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在台湾一年，他能够流利地说客家话或闽南话。陈世骏故去后，俞敏开始兼任编审组组长。^③

在台期间，俞敏与杨藻清女士相识相知，于1947年6月1日喜结连理。

1947年秋，俞敏回到北京，受陆志韦先生之邀在燕京大学担任讲师，讲授语文概论（包括诗韵、校勘、工具书）和大众语等课程。^④其间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由于该学报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发行，在海内外影响比较大，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经几次给他写信邮刊物，探讨

^① 谢纪锋：《俞敏先生传略》，《文教资料》2000年第3期。

^② 俞敏：《我和图书馆》，载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8页。

^③ 杨藻清：《俞敏，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你》，《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④ 周绍昌：《戏里戏外》，载周绍昌《芣苢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332页。

学术问题。^① 1948年底，俞敏晋升为副教授。1950年，燕大和北大合并后，他在北大语专任课。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53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在1948年到1958年期间，俞敏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汉藏韵轨》《古汉语里的俚俗语源》《古汉语里的连音变读(sandhi)现象》《论古韵合帖屑没曷五部之通转》《释蚯蚓名义兼辨朐忍二字形声》《什么叫一个词？》《汉语动词的形态》《语音和语法》《汉语的句子》等，专著有《语法和作文》(1955)和《名词、动词、形容词》(1957)，并与陆宗达先生合著了《现代汉语语法》(1954)一书。

1958年，俞敏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当时，“不许教课，不许写文章，不许乱说乱动；只能劳动，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直做着清洁工一类的工作，如：扫厕所、掏大粪池、挑水、浇麦子、割麦子、扛粮食、做泥瓦小工、挖防空洞等。先生是北师大最后一批摘帽的右派分子，属于‘顽固不化’这一类的”^②。在此期间，虽然身处逆境，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如游斗、挂牌、喷气式等，俞敏依然泰然自若，不仅安详如昔，而且或在锄草、间苗时，或在小息片刻时，不断以风趣的语言论古谈今，讲故事、说笑话、论方言、解俗语，来宽慰大家的情绪。^③ 俞敏是围棋高手，十年浩劫期间不能写文章，不能上课，只能看《围棋》杂志^④，后来与金宏达偷偷下棋，遭到举报后被隔离。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俞敏提出自己的顾虑：“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会不会有他当年燕京的同窗以后又跻身白宫政坛者，若是提出要见一见他这故人，如何是好？”^⑤ 因此又被隔离。1975年俞敏跟着学生下厂，说吕太后不能算是法家，马上又被隔离开来。^⑥

处于逆境之中，俞敏也曾有过放弃生命的念头，他的夫人杨藻清女士回忆说：“当他从牛棚放回到中文系六楼上打扫厕所时，日复一日，看

^① 谢纪锋：《俞敏先生传略》，《文教资料》2000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黄会林：《力求新径薪尽火传——悼俞敏师》，《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④ 刘坚：《我所认识的俞叔迟先生》，载刘坚《人与文：忆几位师友论若干语言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5页。

^⑤ 金宏达：《围棋·俞敏》，载金宏达《金顶恒久远——宏达随笔》，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⑥ 崔枢华：《授业恩师俞叔迟》，《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不见家人，望不到前途。有一次他站在六楼窗口，眼前一片漆黑，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下决心要从窗口往下跳，来个一了百了。当他正要这么做的时候，多少年前坐在台北市咖啡馆里、那个目瞪口呆的傻姑娘忽然出现眼前，动摇了他的决心，阻止了他的懦弱。”^① 对妻子、对家人的爱使他坚持了下来，度过了人生最为艰难的阶段。

俞敏原本身体极为强健，在运动的折腾下，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他曾说：“我的心是大大地坏了。”^② 1974年心肌梗塞发作以后，他血压高，心脏常常疼痛。当时他的工作是在资料室刻钢板，所以能有机会每天去图书馆读“大正藏”，从而于1979年呕心沥血完成了《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一文，并油印分送给学界同仁。^③

“文革”后，俞敏于1979年被评为硕导，与陆宗达、萧璋两位先生同时招收研究生。在1979—1981年间，他亲自为研究生讲授广韵、古韵、马氏文通、毛诗、梵文、拉丁语等课程。1981年秋天，俞敏的身体已由原先的敦实健壮甚至孔武有力变得动辄气喘、行动蹒跚了。那年的寒冬，他穿着臃肿的冬装，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三字一停、两字一顿地给进修班讲音韵课。他的敬业精神让所有学生为之动容。^④

1986年，俞敏被评为博导。1987年，他的“汉藏同源词稿”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资助，成果《汉藏同源字谱稿》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一等奖。

1993年冬，《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年已八旬的吕叔湘先生亲自登门邀请俞敏参加编写工作时，俞敏还担负着北师大中文系繁重的教学任务，但他仍慨然同意担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委员、汉语音韵学分支学科主编，拟定了该学科的框架条目表，展开编委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全组就写出了十余万字的条目，是《语言文字卷》最早完稿的分支学科之一。在编撰过程中，他一改自己的行文习惯，风趣地说：“大百科的条目要穿大百科的制服，我也得穿。”^⑤ 俞敏亲自

^① 杨藻清：《俞敏，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你》，《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② 陆昕：《俞敏：老运动员》，载陆昕《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06页。

^③ 杨藻清：《俞敏，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你》，《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④ 吴永坤：《对俞叔迟老师的回忆片段》，《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⑤ 李鸿简：《在编写〈大百科全书〉的日子里》，《文教资料》1997年第1期。

撰写了“汉语音韵学”、“等韵”、“古音”、“陆志韦”、“罗常培”等词条。

1995年7月2日，俞敏因心肌梗塞突发，抢救无效，不幸辞世，享年79岁。

1978年至1995年期间，俞敏著述丰富，发表了70余篇文章。代表性的文章有《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汉藏同源字谱稿》《汉藏虚字比较研究》《汉藏联绵字比较》《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经传释词札记》《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方言区际的横向系联》等。

俞敏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分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汉语大词典》顾问。

第二章 学术精神和治学思想

俞敏一生忠于学术。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无论是借鉴西方还是继承传统，都是为了更好地对汉语的现象作出解释。他之所以能够在语言学诸多领域取得傲人的成绩，是与他可贵的学术精神和富有特色的治学思想分不开的。

第一节 学术精神

一 敢于批判、力辟新径

(一) 敢于批判

俞敏主张我们要善于打破权威，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同时，要不受其束缚。在学术问题上要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如他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就多次犀利地指出当时音韵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咱们的语言学害了个“不治之症”：干什么都讲究用汉字作单位，忽视成段儿的话，所以这些现象常受轻视。

讲到上古音，好些位的拿手好戏还是“‘k’字推上去，不动赢一钟”。看看后汉三国译音，这些位怕要出汗。我并不敢说自己是“发聋振聩”。^①

该篇文章结尾，他又提出做学问不要依傍门户，要自己发掘新材料，

^①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载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62 页。

创造新见解。

高本汉、赵元任……这些位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也没人想磨灭他们。问题是不能让他们限制住了，零修碎补。听说谭鑫培有一回演《打棍出箱》，一出场把鞋甩掉了一只。他赶紧作了个身段，让鞋落到头顶上。台下轰地一声叫好。从那儿以后，再想不掉鞋都不行了。后人没武功，只好伸手剥鞋。音韵学的叫天儿不少，等韵图就是那只鞋。我这个人讨人嫌的地方挺多。就有一条敢儿自信：既不迷信叫天儿，更不信鞋。^①

其实俞敏的老师（陆志韦、高名凯、陆宗达、罗常培）都是学术界知名大家，但他从不依傍自己的老师。

在《等韵溯源》（1984）一文中他再次强调：

不把它（等韵书）的真面目亮出来，不把崇拜它的狂热动摇，音韵学研究一定要受束缚，缩手缩脚，走上经院化的路。我破这个偶像，并不想建立印度声明或是什么别的权威，当然更不想建立我自己的权威。我只想鼓动大家一齐解放思想，不作“套中人”，齐心合力，推动音韵学研究跨进一步就是了。^②

他将章太炎的《成均图》与梵文进行比较，明确指出《成均图》受梵文影响较深。

从梵文的格局出发来看汉语，免不了有些“削足适履”。这是一切语言学家都容易犯的毛病。马建忠根据拉丁、法文葛朗玛讲古汉语语法，王力用叶斯柏森就英语归出来的“词三品”说来讲现代汉语语法都沾这个气味。这里当然有个程度深浅的问题。太炎确实是程度

^①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载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2页。

^② 俞敏：《等韵溯源》，《音韵学研究》1984年第1辑。

深的，从他的古音系统可以看出来。^①

正当人们倡导宏扬国粹，大讲“六书”之时，俞敏发表了《六书献疑》（1979）一文，对“六书”提出了批评，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他赞同将“六书”作为常识性知识，但他对全民宗仰许氏“六书”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要是拿着这个当重点题，间接包含中文系学生都得“精研六书”“宗仰许氏”这种主张——那我就只有一句话：“我反对”！要是再有人说学了六书能帮助学生学好古汉语，我就还有第二句话：“我不信”！^②

在该文章中，他结合例子对“六书”理论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六书里真够得上叫造字原则的只不过是象形、形声两条儿。再扩大点儿，加上会意，三条儿，顶天儿了。”^③ 他明确指出自己的观点与唐兰的“三书”说大致相同，可见“书而有六”确实没有必要。之后，他又举出很多汉字无法用许慎“六书”来分析，“六书”似乎又太少了，最后指出了要动摇“六书”权威的根本原因：

六书说把他们的眼光训练狭隘了，可能成文字拼音化的阻力。这正是我为什么要摇动六书的权威的缘故。^④

在具体语音研究中，俞敏对高本汉提出的 i、u 不能作主元音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对他的老师陆志韦先生的阴声韵收塞音尾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对李方桂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的看法进行了反驳。他关于“六书”的论断也与老师陆宗达先生有所不同。

^① 俞敏：《章太炎语言文字学里的梵文影响》，载俞敏《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年版，第247—253页。

^② 俞敏：《六书献疑》，载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黑龙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24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